

第五九二册

理學彙編

經籍典

淮南子部

揚子部

文中子部

諸子部

(卷)

四四

四四

四四

四七—四八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四百四十四卷目錄

淮南子部彙考一

漢書一則

淮南子部彙考二

漢高誘鴻烈解自序

明張榜淮南子鴻烈解刪顧允元序

淮南子部彙考三

漢書藝文志雜家

隋書經籍志雜家

唐書藝文志雜家

宋史藝文志雜家

宋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雜家

馬端臨文獻通考雜家考

淮南子部總論

淮南鴻烈解吳聘

淮南集解諸家總評

淮南子部藝文

淮南子辨

淮南子部紀事

淮南子部雜錄

宋周必大

經籍典第四百四十四卷

淮南子部彙考一

漢

武帝 年淮南王安著內書二十一篇及外書中篇入朝獻內篇上愛祕之

按史記漢書武帝本紀皆不載 按史記淮南王列傳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上自將兵擊黥布厲王遂即位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舉軍四十乘反谷口事覺治之淮南王乃不食死上哭甚悲乃以列侯葬淮南王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周陽侯子良為東成侯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乃追尊諡淮南王為厲王十六年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周陽侯賜為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薨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

理學彙編經籍典第四百四十四卷淮南子部

淮南要略云義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非之

李尚左果田山雷被極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

附循百姓為畔逆事建元六年韓王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韓王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韓王長竟天天王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舉急為發兵攻戰具黃金錢路道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將士為方略者妄作妖言詭譎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辨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中祠長安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娶王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妃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佯為怒太子閉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致繁人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為人莫及聞郎中富被巧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雷太子逮不遣勃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

第五九二冊 之〇一葉

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註是即訊驗王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當被事耳王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關奮擊匈奴者當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一縣詔削五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謂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創甚恥之然淮南王創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妄妖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案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直來為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為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母為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衛

士燔詩書喪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耜耨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遺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為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各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為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復不朝王四郡之策地方數千里內鑄銷銅以為錢東煮海水以為鹽上取江陵木以為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實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

禽之身死絕祀為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死於東宮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為太子建父獨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

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資服羌夷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關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爲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入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衆皆樂爲之用騎上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爲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爲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爲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爲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爲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皐者四十餘人今我令樓緩先要成皐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皐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爲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未驕如皆以爲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爲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

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饑饉棘矜也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與萬乘之獨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便弟苛政刑峻天下熬然若焦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爲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徵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僞爲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上赦令除其罪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僞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以逮諸侯太子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隨而說之儻可徵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爲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欲如伍被計使人僞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僞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求求盜衣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爲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

兵西嚮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雒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疆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間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名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爲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爲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即許太子太子即到不殊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收坐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肆丞相諸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讓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僞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誅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救當皆免官削爵爲士伍毋得宦爲吏其

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日被首爲之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爲九江郡

按漢書淮南王傳淮南王安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辨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遇遺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皆莫然後罷

淮南子部彙考二

漢高誘鴻烈解二十一卷

按誘自序淮南王名安厲王長子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爲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于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宮爲築舍于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更以其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

之呂后呂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強爭及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奉男詣上上命呂后母之封爲淮南王賢孝文皇帝即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于呂后因椎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爲黃屋左纁稱東帝坐徙蜀嚴道死于雍上閔之封其四子爲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綰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耶乃召四侯而封之其一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大爲衡山王次爲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仇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辯達善屬文於皇帝爲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爲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祕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于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澹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兼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于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說異瑰奇之事其義著其文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于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修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讀畢大義會遭兵災天下基時亡失書傳廢不尋修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觀時人少爲淮南者

思遂陵遲於是以前朝輔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詳悉載本文并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并摺借八卷刺之會揖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注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漢河東高誘撰

明張榜淮南子鴻烈解刪 卷

按顧起元序余記覽諸家于先秦得韓非氏于西京得劉安氏之二子者其爲侯王也同其恢奇好著書同其究竟亦略同其人吾無取焉爾其書則學士所同嗜嗜者也而亦復乎有辨韓非氏孽公子也幾而情章帶憤而爲言言多感憤而幽沉劉安氏汰公子也慮亡不帝制侈而爲言言多繽紛而閎廓韓也蒿目世情之裏而鑽入之收其言可裨吾精嚴去其刻而可矣劉也盱衡人世之表而苞絡之收其言足裨吾廣博去其誕而可矣且夫韓也主乎枵者也匪直刻也時而走於僻劉也取材百氏故時誕時沿俚其餘謂安獨枵者也八公氏衆聲之劉安纔一裁之爾矣故又時乎視時乎雜故韓可偏涉而安之語必不可無裁裁誕也裁習也裁俚也裁雜也裁複也而千古無劉安氏儼矣今世亦多有裁之者知裁而離之也未知乎裁而合之也觀蜀錦之寸類也片痕也剪而去之而碎之以爲帶以爲囊借乎其小周而不適乎大製也哉裁文如此不若其已吾友張賓王及李汝謙弟季取鴻烈手定之刪去其濫而總爲全瑜驟閱之二十一章猶是故局爲縛而按之脈絡猶是也滋洽矣氣格猶是也滋勁矣枝理猶是也滋秩

矣擇去而滋藻矣庸刊而滋奇矣試取韓公子言類之而非敵也劉安氏之言曰作書喻意俟清明之士執元鑑于心者焉微三君子疇當之子雲有言千載而下有子雲者知子雲嗚呼噫知夫千載而下不爲劉安氏也者功劉安氏也哉

淮南子部彙考三
漢書藝文志

雜家

淮南內二十一卷 注 王安

淮南外三十三篇

師古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

隋書經籍志

雜家

淮南子二十一卷 注 淮南王劉安撰許慎注

淮南子二十一卷 注 高誘注

唐書藝文志

雜家

許慎注淮南子二十一卷 注 淮南王劉安

高誘注淮南子二十一卷又淮南鴻烈音二卷

宋史藝文志

雜家

淮南子鴻烈解二十一卷

許慎注淮南子二十一卷

高誘注淮南子二十一卷
宋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

雜家

淮南內書二十一卷

淮南王安傳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西京雜記安著鴻烈二十一一篇鴻烈也言大明禮教自云字中皆挾風霜揚子雲以爲一出一入字直百金 注 安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著此書

馬端臨文獻通考

雜家考

淮南子二十一卷

晁氏曰漢劉安撰淮南厲王長子也襲封招致諸儒方士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內書二十一一篇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避父諱以長爲修後漢許慎注慎自名注曰記上今存原道似真天文地形時則寬冥精神本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記論詮言兵略說山說林等十七篇李氏書目亦云第七第十九七崇文目則云存者十八篇蓋李氏亡二篇崇文亡三篇家本又少其一俟求善本是正之 按今本仍有人間修補誤要略四篇晁氏未見耶 容齋洪氏隨筆曰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作爲內書二十一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漢書藝文志淮南二十一一篇淮南

外三十三篇列於雜家今所存者二十一卷蓋內篇也壽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處傳記不見姓名而高誘序以爲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然惟左吳雷被伍被見於史雷被者蓋爲安所斥而亡之長安上書者疑不得爲賓客之賢者也

高氏子略曰少愛讀楚辭淮南小山篇聲峻瑰磊他人制作不可企舉者又慕其離騷有傳竊窺多思致每日淮南天下奇才也又讀其書二十篇篇中文章無所不有如與莊列呂氏春秋韓非子諸篇相經緯表裏何其意之雜出文之沿複也淮南之奇出於離騷淮南之放得於莊列淮南之議論錯於不韋之流其精好者又如玉杯繁露之書是又非獨出於淮南所謂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大山小山諸人各以才智辯謀出奇馳儔所以其書駁然不一雖然淮南一時所延蓋又非止蘇飛之流也當是時孝武皇帝傳銳好奇蓋又有甚於淮南內篇一陳與帝心合內少君下王母聘方士搜蓬萊神仙謠怪日日作新其有感於淮南所謂崑崙增城璇室懸圃弱水流沙者乎武雖不仙猶享多壽王何爲者卒不克終士之誤人一至於此然其文字殊多新特士之厭常玩俗者往往愛其書況其推測物理探索陰陽大有卓然出人意表者惟揚雄氏曰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太史公之用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耳悲夫

周氏涉筆曰淮南子多本文子因而出入儒墨名

法諸家雖章分事彙欲成其篇而本末愈不相應且并其事自相舛錯如云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又云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遠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兩楹以俟遠方當諸子放言之時不自相考幾無一可信者又謂武王用太公之計爲三年喪以不蕃人類又甚矣陳氏曰按唐志又有高誘注今本記題許慎註而詳序文卽是高誘不可曉也序言自誘之少從同縣盧君受其句讀盧君者植也與之同縣則誘乃涿郡人又言建安十年辟司空掾東郡濮陽令十七年遷監河東則誘乃漢末人其出處略可見

淮南子部總論

淮南鴻烈解

要略

鴻烈二十篇略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也

夫作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元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權爲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

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興化游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汜論有詮言有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修務有泰族也原道者慮^{慮年}六合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測窮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審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激滯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覽百變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俶真有窮遂終始之化羸^羸有無之精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己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元妙之中通造化之母也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修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週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者所以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刑十二節以爲法式終而復始轉于無極因循放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胡南越皆謂之龍忌}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

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引類覽取摘撮浸想宵類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演漚渠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並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迹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己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觀節義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羣下提名責實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功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略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像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爲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墮者也齊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譬畫人事之終始者也道應者攬拔逐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汜論者所以箴繆繆繆之問撒揆訥之鄰也接徑直施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反所以使人不妄沒于勢利不誘惑于事態有符矚睨兼稽時世之變而興化推移者

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略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誦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强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爲資清靜以爲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竄窈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局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解墮結細說捍博困而以明事埒事者也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脈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分別百事之微數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爲福亡之爲得成之爲敗利之爲害也誠鑒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譏賊聲毒者也修務者所以爲人之于道未淹昧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靜爲常恬淡爲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于大道也今天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爲也與塞而無爲也同其無爲則同其所以無爲則異故爲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競也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性情以館清平之靈澄微神明之精以與天和相嬰薄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形于內以若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之斯章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

同歸故景星見祥風至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範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不賓兆民弗化故德形于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纂庶後世使知舉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貶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哀言君事而不爲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揭萬方知記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修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泰卷異各有爲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爲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漠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淑淑清之道而攬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絃之琴不可鼓

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狀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爲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爲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壝連漫紛紜紛遠援所以洮汰滌蕩至意使之無疑竭底滯掩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杯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門外天地裨山川其于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姚姚音潤萬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親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作爲炮烙之刑剝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累善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老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躬擐甲胃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指撝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

然言有臣而有可樂諸國度而有層疊天地形亦有當留心者

以例選方三什郎無日月官所掌之璽館龔氏雖請
如今之印章其實與角虎人龍符旌諸節並用不過

手執之以表信耳今乃曰魯國名子貢授以大將軍印如是之類不能盡舉也昔呂不韋相秦亦致辯士使人人若所聞集論以爲十二記六論八覽其說雖未純要其首尾以類聚然成一家言非淮南之雜也古人立論言漢不如秦秦不如周信矣哉

淮南子部紀事

漢書劉向傳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書言神僊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功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尙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効更生鑄僞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

淮南子部雜錄

西溪叢語淮南子云武王破紂殺之于宣室許叔重云宣室朝歌城外宣室殿宮名一曰宣室獄也音宣和之宣漢未央前殿有宣室溫室音寢見集韻齊斧虞喜志林齊側階切凡師出齊戒入廟受斧故云齊也陳琳云腰領不足以膏齊斧服虔注云易喪其資斧張晏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云齊利也蕭斧或云鉞斧也淮南子云磨蕭斧以伐朝菌蕭之義未詳太平御覽引漢書王莽傳喪其齊斧音齊

容齋續筆淮南厲王死民作歌以諷文帝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此史漢所書也高誘作鴻烈解敘及許叔重注文其辭乃云一尺緡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殊爲不同後人但引尺布斗粟之喻耳厲王子安復爲王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僊黃白之術漢書藝文志淮南內二十一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列子雜家今所存者二十一卷蓋內篇也壽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處傳記不見姓名而高誘叙以爲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然惟左吳雷被伍被見于史雷被者爲安所斥而亡之長安上書者疑不得爲賓客之賢也

芥隱筆記淮南子水清則魚聚木茂而鳥樂所以老杜有林茂鳥攸歸水深魚知聚焦氏筆乘淮南子纏以朱絲纏讀如戰古樂府有雙行纏謂行縵即足衣也宋人詩青羅包髻白行纏不是凡人不是仙以平聲讀之矣

丹鉛總錄榮音與融同楚越齊魯其音皆同也按淮南子云聖人之能固已多矣而所守又約故動而必榮愚人之知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以榮與窮叶越絕書曰種留封侯不知令終二賢比得種獨不榮以榮與終叶古韻已如此後世入庚字韻蓋誤以榮爲榮也

弁州山人藝苑卮言呂氏春秋文有絕佳者有絕不佳者以非出一手故耳淮南鴻烈難以錯雜而氣法如一當由劉安手裁揚子雲稱其一出一入字直百

金

弁州山人宛委餘編自古文章之士稱以仙去者理或有之蓋天地冲美秀特之氣見昇特多生有所自出有所爲則去有所歸固其宜耳淮南王與八公上昇東方朔爲華陽洞主之類

淮南子云桀囚於焦門桀不殺湯于夏臺紂囚於宣室桀不誅文王於羑里紂不聞拘於宣室果繫所也漢不宜以名齋殿

淮南子武王冠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注謂上黨地楊用修引列子稱太行爲太形從形字音此亦一證也

淮南子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而不聽宰折肱不爭而聽孔子焉爲野人所繫子貢巧說而不得馬圍拙說而得疑亦寓言也

淮南子云禹娶塗山氏治洪水通轅轅山化爲熊塗山氏至嵩高山下化爲石大抵不經之論

淮南子曰桀之力能伸鐵鉤索其臣推穆大戲水殺龍龜陸捕熊虎由此觀之紂得禍之操所以遠過於桀也

日知錄淮南子詮言訓羿死於桃棖註云棖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自是以來鬼畏桃也說山訓羿死桃部不給射註云桃棖地名按部卽棖字一人註書而前後不同若此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四百四十五卷目錄

揚子部彙考一

漢平帝元始一則

揚子部彙考二

宋仁宗景祐一則 嘉祐一則 英宗治平二則 神宗元豐一則 世宗大定一則 金唐帝天德一則

揚子部彙考三

吳陸績述元 自序

宋司馬光太元經集註 自序

司馬光揚子法言集註 自序

明張榜法言纂 自序

揚子部彙考四

漢書藝文志 儒家

隋書經籍志 儒家

唐書藝文志 儒家

宋史藝文志 儒家

宋鄭樵通志 易經類

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 揚子

馬端臨文獻通考 揚子考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 儒家考

揚子部總論

唐柳宗元揚子新注 學行篇 修身篇 孝行

宋程子遺書 諸子

楊時龜山文集 揚雄

朱子語錄 揚子

朱子全書 諸子

真德秀西山文集 揚子
元吳澄臨川文集 揚雄
明焦竑焦氏筆乘 揚子 墨始末辯

揚子部藝文一

揚雄傳贊

與崔瑗書

又與崔瑗書

讀元

答王深甫論揚雄書

太元經記

揚子部藝文二 詩

揚子

揚子部紀事

揚子部雜錄

揚子部外編

後漢班固

張衡

前人

宋司馬光

曾鞏

許翰

宋王安石

經籍典第四百四十五卷

揚子部彙考一

漢

平帝元始 年揚雄著太元經十卷法言十三卷

按漢書平帝本紀不載 按揚雄傳雄字子雲蜀郡

成都人也其先出自周伯僑者目支庶初食采於

晉之揚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揚在河汾之間

注 應劭曰左傳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揚今河東揚

縣

周衰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
趙興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時偪揚侯

注 晉灼曰漢名臣奏載張衡說曰晉大夫食采於

揚為揚氏食我有罪而揚氏滅無揚侯有揚侯則

非六卿所偪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雄之自序諸課

蓋為疎謬范中行不與知伯同時滅何得言當是

時偪揚侯乎偪古逼也

揚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楚漢之興也揚氏邇江上

處巴江州而揚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復

邇江上處嶧山之陽曰鄆

注 師古曰嶧山江水所出也山南曰陽鄆縣名也

嶧音旻鄆音疲

有田一廬有宅一區世世曰農桑為業自季至雄五

世而傳一子故雄亡它揚於蜀

注 師古曰蜀諸姓揚者皆非雄族故言雄無它揚

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

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

靜亡為少者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

廉隅自微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僦石之儲晏

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

不事也顧嘗好辭賦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

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曰為式又怪屈

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

之未嘗不流涕也目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

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適作書往往撫離騷

文而反之自嶧山投諸江流目弔屈原名曰反離騷
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讀目下至懷

沙一卷名曰畔半愁畔半愁廣文多不載獨載反離騷不復錄今咸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不錄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崖旁皇儲胥胥陸遠則石關封樹枝鶴露寒棠梨師得遊觀屈奇瑰璋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盤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棟樑三等之制也且其爲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適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能黨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約尾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處妃日微戒齋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迺帥羣臣橫大河濤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嶽日望八荒述殷周之虛眇然日思唐虞之風雄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還上河東賦日勸不錄其十二月羽獵雄從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艸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

山瀾渭而東周表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駁安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難頗刻其三垂目瞻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侍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日不錄明年上將大誇胡人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渡漢中張羅四置罟捕熊羆豪豬虎豹狝獲狐兔麋鹿載日檻車輪長楊射熊館日囿爲周法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成文章故藉翰林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日不錄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元有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日元尚白而雄解之號日解嘲不錄雄日爲賦者將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適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日風帝反繆繆有陵雲之志繆是言之賦動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爲而大譚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摭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元者數其畫而定之元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元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日一二三與泰

初歷相應亦有顛頊之歷焉據之日三策開之日休咎耕之日象類播之日人事文之日五行擬之日道德仁義禮知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爲其泰曼遽而不可知故有首衡錯測難瑩數文捫圖告十一篇皆日解判元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元文多故不著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客有難元太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日解難其辭日客難揚子日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適抗辭幽說閱意眇指獨馳聘於有亡之際而陶冷大鍾尙薄羣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實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閱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執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蚪絳螭之將登虛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撒膠葛騰九閭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泰山之高不嵯峨則不能滂濤雲而散歎悉是日必礪氏之作易也縣絡天地經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爲宰寂寞爲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呼大道低回是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行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徵迢迢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咸池掄六莖發蕭韶詠九

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百牙絕弦破琴而不肯與衆鼓獲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鍾埃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雄見諸子各曰其知舛馳大氏詆訾聖人即爲怪迂析辯詭辭目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謬曰爲十三卷衆論語號曰法言法言文多不著獨著其目

天降生民倖侗顓蒙恣于情性聰明不開訓諸理誤學行第一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終後誕章乖離諸子圖微誤君子第二

事有本真陳施於億動不克成本諸身誤修身第三

芒芒大道在昔聖考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誤問道第四

神心省悅經緯萬方事繫諸道德仁誼禮讓問神第五

明哲煌煌有燭亡疆通于不虞曰保天命誤問明第六

假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幽弘橫廣絕于通言誤寡見第七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于羣倫經諸范誤五百第八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上於中和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誤先知第九

仲尼曰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壹樂諸聖誤重黎第十

仲尼之後迄于漢道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漢書第十一

君子純終領聞奮迪檢押旁開聖則誤君子第十二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驩心誤孝至第十三

贊曰雄之自序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名曰爲門下史薦

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始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

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

衆雄復不俟曰者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執利適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曰爲

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食韻作訓纂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

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聘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

皆習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曰爲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曰符命自立即位之後

欲絕其原曰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適從閣

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聞請問其故適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

命雄曰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者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元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元何吾恐後人用覆轡視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九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曰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問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曰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元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揚子部彙考二

宋

仁宗景祐四年詔國子監校揚子十月宋咸表進重廣注揚子法言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按司馬光揚子法言序景祐四年詔國子監校揚子

按玉海景祐四年十月十六日著作佐郎宋咸表進重廣注揚子法言十卷三冊序云東晉李軌爲注唐柳宗元刪定裨缺糾失五百餘條

嘉祐二年七月揚子始校畢上之又詔直閣呂夏卿校定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司馬光揚子法言序嘉祐二年七月揚子始校畢上之

英宗治平元年呂夏卿上所校揚子又詔內外制看詳

按宋史英宗本紀不載 按司馬光揚子法言序治平元年呂夏卿上所校揚子

治平二年命國子監以揚子鑄板行世

按宋史英宗本紀不載 按司馬光揚子序治平二年上揚子命國子監鑄板行世

按玉海以校定法言詔內外制看詳治平二年上之命鑄板

神宗元豐四年十一月司馬光撰揚子集註上之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元豐四年十一月己丑司馬光采諸家所長附以己意名曰法言集註上之序云揚子之文簡而奧

金

廢帝天德三年以國子監印本揚子授諸學校

按金史廢帝本紀不載 按選舉志國子監始建置於天德二年揚子用李軌宋咸柳宗元吳祕註自國子監印之授諸學校

世宗大定二十三年九月譯揚子頒行之

按金史世宗本紀大定二十三年九月使譯經所進所譯揚子頒行之

揚子部彙考三

吳陸續述元 卷

按續自序續昔嘗見同郡鄒邵字伯岐與邑人書嘆揚子雲所述太元連推求元本不能得也鎮南將軍劉景升遣梁國成奇修好鄧州奇將元經自隨時雖幅寫一通年尚暗稚甫學書毛詩王諒人事未能深索元道真故不為也後數年專精讀之半歲間粗覺其意於是草創注解未能也章陵宋仲子為作解詰後奇復銜命尋盟仲子以所解付奇與安遠將軍彭城張子布續得覽焉仲子之思慮誠為深篤然元道廣遠淹廢歷載師讀斷絕難可一備故往往有違本錯誤續智意豈能弘裕顧聖人有所不知匹夫誤有所達加緣先王詢于芻蕘之誼故遂卒有所述就以仲子解為本其合於道者因仍其說其失者因釋而正之所以不復為一解欲令學者瞻覽彼此論其曲直故合聯之爾夫元之大義探著之謂而仲子失其旨歸休咎之占靡所定取難得文間義說大體乖矣書曰若網在綱有條而弗紊今綱不正欲弗紊不可得已續不敢苟好著作以虛譽也庶合道真使元不為後世所尤而已昔揚子雲述元經而劉歆觀之謂曰雄空自苦今學經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元何吾恐後人用覆瓿視雄笑而不應雄卒王邑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于後乎桓譚曰必傳班固贊序曰凡人貴遠賤近親見揚雄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揚子雲之言文諛至深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智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

言大行而元終未顯又張平子與崔子玉書曰乃者以朝賀明日披讀太元經知子雲特極陰陽之數也以其滿汎故時人不務此非特傳記之屬心實與五經擬漢家得二百歲卒乎所以作與者之數其道必顯一代常然之符也元四百歲其與乎竭已精思以授其義更使人難論陰陽之事足下累世窮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且幅寫一通藏之以待能者續論數君所云知揚子雲太元無疆也故云經將覆沒猶法言而今顯揚散之慮尋於是為漏固曰法言大行而元終未顯固雖云終不必其廢有愈於歆譚云必傳願譚與君不見也而元果傳譚所思過固遠矣平子云漢之四百其與乎漢元至今四百年矣其道大顯處期甚効厥述速其最優優乎且以歆譚之隱奧班固漢書之淵弘桓譚新論之深遠尚不能鏡照元經廢典之數況夫王邑嚴尤之倫乎覽平子書令子玉深藏以待能者子玉為世大儒平子雖不能理但令深藏益明元經之為平驗雖平子焯亮其道處其熾興之期人之材意相倍如此雄難曰師曠之調鍾侯知音之在後孔子作春秋冀君子之將賸信哉斯言於是乎驗雄受氣純和韜具含道通敏敏達鉤深致遠建立元經與聖人同趣雖周公魯大易孔子修春秋不能是過論其所述終年不能盡其美也考之古今宜曰聖人昔孔子在衰周之時不見深識或遭困苦謂之佞人列國智士稱之遠者不曰聖人唯弟子中言其聖耳逮至孟軻孫卿之徒及漢世賢人君子咸並服德歸美謂之聖人用春秋以為王法故遂隆崇莫有非毀揚子雲亦生衰亂之世雖不見用

智者識焉桓譚之絕倫稱曰聖人其事與孔子相似又述元經平子處其將典之期果如其言若元道不應天合神平子無以知其行數若平子警言期應不宜効驗如合符契也作而應天非聖如何昔詩稱母氏聖善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洪範曰睿作聖孟柯謂柳下惠作聖人由是言之人之受性聰明純淑無所繫軼順天道履仁諒因可謂之聖人何常之有乎世不達聖賢之數謂聖人如鬼神而非人類豈不遠哉凡人賤近而貴遠聞續所云其笑必矣冀值識者有以察焉

宋司馬光太元經集註十卷

按光自序漢五業主事宋衷始為元作解詁吳鬱林太守陸續作釋晉尚書郎范望作解贊唐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涯註經及首測宋典都官郎中直昭文館宋維翰通為之注秦州天水尉陳漸作演元司封員外郎吳祕作音義慶曆中光始得太元而讀之自是求訪此數書皆得之又作說元疲精勞神三十餘年訖不能造其藩籬以其用心之久棄之似可惜乃依法言為之集註誠不知量庶幾來者或有取焉其直云宋者仲子也云小宋者昭文郎中也元豐五年六月丁丑序

司馬光揚子法言集註 卷

按光自序韓文公稱荀子以為在軻雄之間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三子皆大賢祖六藝而師孔子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揚子好易古今之人其所宗仰如光之愚固不敢議其等差然揚子之生最後監於二子而折衷於聖人潛心以求道

之極致至於白首然後著書故其所得為多後之立言者莫能加也雖未能無小疵然其所潛心深矣恐文公之所云亦未可以為定論也孟子之文直而顯荀子之文富而麗揚子之文簡而奧其簡而奧也故難知學者多以為諸子而忽之晉祠部郎中李軌始為之註唐柳州刺史柳宗元頗補其缺景祐四年詔國子監校揚子法言嘉祐二年七月始校畢上之又詔直祕閣呂夏卿校定治平元年上之又詔內外制看詳二年上之然後命國子監鑄板行世故著作郎宋咸司封員外郎吳祕皆書註法言光少好此書研精竭慮歷年已多今老矣計智識所及無以復進竊不自揆輒采諸家所長附以己意名曰集註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相國宋公庠家有李祠部注本及音義最為精詳音義多引天復本未知天復何謂也諸公校法言者皆據以為正宋著作吳司封亦據李本而其文多異同音義皆非之以為俗本今獨以國子監所行者為李本宋著作吳司封本各以其姓別之或參以漢書從其通者以為定本先審其音乃解其義然此特愚心所安未必皆是冀來者擇焉

張榜法言纂 卷

按榜自序法言纂者纂法言也法言非宋儒之所謂僭擬論語而孔氏之門之懿弄乎哉雖然綱目之据春秋也皇極篇之起於原終於終托於範以配易也庸詎非僭也其身寔僭而又甚焉而斤斤乎務以繩人僭也者其謂之何昌黎氏曰大醇小疵吾援以為案曰提要鉤元吾奉以為例纂法言

揚子部彙考四 漢書藝文志

儒家

揚雄所序三十八篇注太元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

隋書經籍志

儒家

揚子法言十五卷解一卷注揚雄撰李軌注梁有揚子法言六卷侯芭注亡

揚子法言十二卷注宋衷撰

揚子太元經九卷注宋衷注梁有揚子太元經九卷揚雄自作章句亡

揚子太元經十卷注陸續宋衷注

揚子太元經十卷注蔡文郁注梁有揚子太元經十卷虞翻注揚子太元經十三卷陸續注揚子太元經七卷王肅注亡梁又有揚子太元經十四卷晉徵士楊泉撰亡

唐書藝文志

儒家

揚子法言六卷注揚雄

宋衷注法言十卷

李軌注法言三卷

陸續注揚子太元經十二卷

虞翻注太元經十四卷

范望注太元經十二卷

楊泉太元經十四卷注劉緝注

王涯注太元經六卷

賁似太元幽贊十卷注開元四年京兆府童子進書
召試及第授散官文學直弘文館

柳宗元注揚子法言十三卷

宋史藝文志

揚雄太元經十卷又揚子法言十三卷

張齊太元正義統論一卷又太元釋文元說二卷

宋惟幹太元經注十卷

王涯注太元經六卷

柳宗元注揚子法言十三卷注宋咸補注

元測一卷注漢宋衷解吳陸續釋之

王涯說元一卷

許洞演元十卷

宋咸太元音一卷

章督太元圖一卷又太元經發隱一卷

司馬光集注四家揚子十三卷又集注太元經十卷

張行成翼元十二卷

師望元鑒十卷

晁說之易元星紀譜二卷

陳漸演元七卷

宋衷解太元義經決十卷注李沂集

徐庸注太元經十二卷又元頤一卷

僧全瑩太元略例一卷

宋鄭樵通志

易經類

太元經九卷注揚雄撰宋衷注

太元經十卷注陸績宋衷注

太元經十卷注蔡文卻注

太元經十二卷注陸績注

太元經十四卷注虞翻注

太元經十二卷注范望注

太元經講疏四十六卷注章察撰

太元經發隱三卷注章察撰

說元一卷注王涯撰

元頤一卷

太元經六卷注王涯注

太元經十卷注宋維翰注

太元經十卷注林瑀注

太元經傳三卷注杜元穎撰

太元經疏十八卷注郭元亨撰

演元十卷注陳漸撰

補正太元經十卷注范諤昌撰

太元經釋文一卷注林瑀撰

太元經手音一卷注程貴撰

太元音訓一卷注馮元撰

太元圖一卷注林共撰

元圖發微三卷

太元正義一卷注孫胃撰

太元叩鍵一卷

通元十卷注晉王長文撰

洞極真經

潛虛一卷注司馬溫公作擬太元

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

揚子

揚子所序三十八篇注太元十九篇

本傳元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

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曰一二三有首衡

錯測攤瑩數文祝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元體離

散其文首贊測各爲卷范望散于注中蕭該音義

日案別錄告下有元問一篇合十二篇今脫一篇

司馬公說元曰易與太元大抵道同而法異易畫

有二曰陽曰陰元畫有三曰一曰二曰三易有六

位元有四重易以八卦相重爲六十四卦元以一

二三錯于方州部家爲八十一首易每卦有六爻

合爲三百八十四爻元每首有九贊合爲七百二

十九贊皆當暮之日易有元亨利貞元有罔直蒙

會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元天地之策

各十有八合爲三十六策地則虛三用三十三策

易揲之以四元揲之以三易有七九八六謂之四

象元有一二三謂之三幕易有家元有首易有爻

元有贊易有象元有測易有文言元有文易有繫

辭元有攤瑩祝圖告易有說卦元有數易有序卦

元有衡易有雜卦元有錯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

致皆本于太極兩儀三才四時五行而歸于道德

仁誼禮也郭元亨疏云太元潤色于君平宋知出

邵子曰元之于易猶地之于天也又曰揚雄作元

可謂見天地之心者也張文饒曰元紀日子牛宿

者法日也紀氣于中首者法天也以罔冥爲元則

艮之終始萬物神妙之理故太元于三易實依連

山而作也注七略曰雄卒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

曰元家

法言十三篇

本傳以爲傳莫大于論語作法言胡氏曰論語乃孔門弟子記諸善言誠有是人相與問答也法言則假借問答以則論語且又淺近特甚有不問則不必答不必言者晁氏曰法言稱谷口鄭樸子真蜀人李弘仲元與嚴君平蜀人聞之有願載名于法言者雄謝之雖林翁儒翁不得與也

樂四篇

未詳 雄有琴清英

鏡二篇

本傳鏡莫善于虞箴作州箴後漢胡廣傳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館閣書目二十四箴一卷州箴十二衛尉等箴十二又作酒箴見陳遵傳晁氏曰雄見莽更易百官變置郡縣制度大亂士皆忘去節義以從諛取利乃作司空尚書光祿勳衛尉尉太僕司農大鴻臚將作大匠博士城門校尉上林苑令等箴及荆揚兗豫徐青燕冀并雍益交十二州箴皆勸人臣執忠守節可爲萬世戒

馬端臨文獻通考

揚子考

揚子法言十三卷

晁氏曰漢揚雄撰晉祠部郎中李軌注雄好古學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駁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言應之讓此以象論語號曰法言每篇復爲序贊以發其大意然雄之學自得者少其言務擬聖人斬新然若影之守形

既鮮所發明又往往違其本指正古人所謂畫者謹毛而失貌者也

程子曰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則曰人之性善惡混蓋雄規矩窄狹道即性也言性已錯更何所得

陳氏曰凡十三篇篇各有序本在卷末如班固叙傳然今本分冠篇首自宋咸始李軌注本歷景祐嘉祐治平三降詔更監學館開兩制校定然後頒行與建寧四注本不同

溫公集注法言十三卷

晁氏曰溫公集晉李軌唐柳宗元國朝宋咸吳祕注公自言少好此書歷年已多今輒采諸家所長附以己意名集注李祠部注本及音義最爲精詳宋吳亦據李本而文多異同今參以漢書取其通者以爲定本先審其音乃解其義云

太元經十卷

晁氏曰漢揚雄子雲撰雄作此書當時已諳其艱深其後字讀多異子嘗以諸家本參校不同者疏於其上且發策以問諸生云揚雄準易作太元經其自序稱元盛矣而諸儒或以爲猶吳楚僭王當誅絕之罪或以爲度越老子之書大抵譽之者過其實毀之者失其真皆未可信然譬夫聽訟會未究其意焉能決其曲直哉今欲論元之得失必先窺其奧然後可得而議也夫元雖準易然託始高辛太初二曆而爲之故元有方州部家凡四重而爲一首九贊通七百二十九贊有奇分主晝夜以應三百六旬有六日之度首準一卦始於中準中

乎而終於養準願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與夫二十八宿錯居其間先後之序蓋不可得而少差也夫易卦之直日起於漢儒之學舍四正卦取六十卦之又三百六十各直一日此元之所準者也然易之卦直日其亦如元之首有序乎抑無也若亦有之則雄之爲元不亦善乎不然則元之序亦贊矣自復姤而爲乾坤十有二卦皆以陰陽之消長分居十二月謂之辟卦固有序矣其餘一月而四卦之序云何耳如中孚願何以爲一日之卦也曰公卿大夫侯者何謂也其所謂屯正於丑間時而左行蒙正於寅間時而右行者其旨可得而聞歟又一陽一陰者元相錯之法也然養爲陽而中不爲陰水火木金土者元相傳之法也然姤爲金而羨不爲土其自相戾如此豈得無說哉

朱子語錄曰揚子爲人思沉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它只是去推求然太元亦拙底工夫蓋天地間只有一箇奇耦奇陽耦陰春少陽夏太陽秋少陰冬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地推去都走不得揚子却添作三事事要作三截又且有氣無朔有日星無歲月恐不是道理其學本似老氏如清靜淵默等語皆是老氏意思

陳氏曰按漢志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元十九本傳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有首衝錯測難望數文視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刺元體蓋與本經三卷共爲十四今志云十九未詳初宋陸二家各依舊本解釋范望折中長短或加新意既成此注乃以元首一篇加經贊